

滿洲金石志

滿洲金石志卷三

上雲風 羅福頤 校錄

金

劉氏明堂碑

高三尺七寸廣二尺碑陽明堂二字碑陰十四行行三十六字正書大

明堂

右碑陽

奉直大夫行瀋州雙城縣令驍騎尉劉

唐

銘紀

三代

曾翁 名不記

祖翁從壽

生二子

有弟無嗣

父永堅

生七子

有弟無嗣

長兄僧智淵

二兄庶

無嗣

三兄庠守鈞州叅軍生五子

長男慶仁律及第帶文林郎試太子校書郎武騎尉

應進次男慶壽曾士舉並故

慶仁生二子長男僧智辯次男稟秀口進士

四兄廩

生二子長男慶裔曾應進士

舉亦故

五兄應

生三子次男慶福曾應進士

舉亦故

六兄庸

生五子次男慶華曾備進士

故

七唐進士及第帶前仕職

生三子

長男慶昌見供奉班祇候次男慶輝

曾備進士舉故小男聃孫見習士

曾父共唐萼并姪慶仁已下十八名弟兄合眷一百口四從不分居昨因兵火隳散家風

大金皇統四年二月六日鑄奉直大夫行瀋州雙城縣令驍

騎尉劉 唐 建碑

右碑陰

此石十餘年前出撫順炭礦古城子今歸奉天博物館
碑陽面刻明堂二字背記劉氏三代世系畧如漢三老
諱字忌日碑首行署奉直大夫行瀋州縣令驍騎尉劉
唐銘紀考金史官志吏部文官品階奉直大夫從六品
碑陽明堂二字蓋指墓道朱子語錄類要近人呼墓前
地為明堂知此石乃立於墓前者也

光祿大夫張行願墓誌

高二尺一寸廣二尺一寸五
分二十行行二十字行書

特進叅知政事虞國公張浩之先父光祿公諱行願遼陽人
也曾祖樂夫故禮賓使曾祖母大氏祖霸故金吾衛上將軍

祖母李氏隴西郡夫人父祁故任南海軍節度使以孫男浩入叅大政贈崇德大夫母楊氏始封弘農范陽郡夫人沒贈虞國太夫人公初以世家充樞密院令史遷右班殿直乾統丙戌歲二月廿五日卒享年卅有六公賦性沉厚傳家清白口其早世弗克大耀所蘊為鄉人之嗟惜今以子貴累贈光祿大夫娶廣陵高氏封虞國太夫人生二男長為僧曰慧休圓通辨正大师前東京管內都僧錄次曰浩特進叅知政事虞國公也一女為尼曰即圓賜紫圓惠大德孫男四人長曰汝為登進士第奉直大夫今為冀州節度副使次曰汝翼亦登詞科承事郎東京鶴野縣主簿早卒次曰汝霖次曰汝能皆志于學曾孫男女各一名尚幼虞國太夫人以天德二年

七月九日卒享年七十有八特進叅知以卜其年九月甲戌

朔十有一日甲申合葬於天井山光祿公之塋且俾直叙公
之世次與合祔之期故其言不敢繫惟指其實以誌於石

孫男汝能書

此誌癸亥歲出奉天遼陽城東韓家墳村人耕地得之
當時并獲瓦棺一方二尺許今均存遼陽圖書館誌稱
行願以子浩貴贈光祿大夫案張浩金史八十有傳所
序世次及仕蹟均與誌合惟史載浩曾祖霸仕遼而不
及其父祖諱今賴誌知之傳稱浩為戶部尚書拜參知
宣政事誌作特進參知政事虞國公母高氏封虞國大夫
人較史為詳傳載浩子五人汝為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誌則作四人汝為汝翼汝霖汝能汝翼早卒致史不書
高汝方汝猷誌亦不載殆生于天德二年以後歟

宣武將軍高松哥墓碣

高一尺四寸八分廣九寸七
分碑陽五行碑陰四行正書

入葬北京都轉運同知高輔國遷葬父姑娘墓立此碑
宣武將軍前住復州千戶高松哥并妻大氏之銘

貞元三年五月初八日甲時

同遷二夫人於內穴內合葬

乙亥歲永記

右碑陽

中間是宣武靈

南手正妻大氏

右碑陰

此石于十餘年前出奉天遼陽園山農園內今石存滿
鐵遼陽圖書館聞此墓發掘時并得墓誌一今已不知

歸何所考金史地理志

二十一 北京路大定府中北京留

守司海陵貞元元年更為北京置留守司都轉運司警

巡院又百官志都轉運司使正三品同知從四品又吏

部下宣武將軍正六品地理志復州屬東京路高松哥

高輔國于史均無徵此乃墓碣立于塋上者非誌幽宮

之銘以所云貞元三年五月初八日甲時同遷葬乙亥

歲永方立石可證也大氏乃渤海之後知金代其族猶

盛渤海亦有高氏黃氏維翰渤海國記稱遺民有高永

昌者渤海世族仕于遼天慶六年二月僭稱皇帝國號

大元五月金軍破東京永昌被擒意或高松哥殆即其

子孫歟

知審計院事印



知審計

院事印

印背鑿款二行曰大定五年閏五月禮部造印側文一
行曰知審計院事印案金史百官志有審官院無審計

院惟三司屬有審計官正七品百官志三司屬有判官
大安元年更參議規措審計官三員正七品掌同參幹官亦不言有院此印興京附

近出土

興中府尹改建三學寺碑

高八尺六寸六分廣四尺四寸三
十行行七十五字正書額失拓

興中府尹銀青改建三學寺及供給道糧千人邑碑銘并序

里人韓長嗣撰并書將仕郎興中

府都孔目官白霄王祁篆額

夫物不常興有時而廢物不常廢有時而興凡興廢之際繫善人不善人之為也如不善人有為之時當興猶廢如善人有為之時雖廢復興茲迺必然之理也三學寺都提點崇業

大師三學見經主淨慧大德吏案孔目官孫公全來造予門

而言曰 大尹銀青改建三學寺糺千人邑供給道糧請
子銘之其可許乎予曰物興繫人信不虛矣然愧斐才奈居
治下豈敢無諾三公遂詳言於予曰三學者其來遠矣
爰自於唐肇起之也迨及有遼建三學寺於府西擇一境僧
行清高者爲綱首舉連郡經律論學優者爲三法師迺開教
門指引學者兵興已來殿堂廊廡掃地而無
聖朝既獲遼土設三學如故瀘大定五年我大尹銀青
來治興中其三學法師過廳 大尹問之曰不意此方有
設三學寺在何處三師對曰寺廢久矣三師名位具設皆權
於私院敷演

大尹喟然嘆曰不亦傷乎

方今京府巨鎮碁布天下設三學者有數此幸得之何不復

修對曰修寺者大事也若不遇大大緣力烏能及此
尹曰吾將揆之自歷數任未嘗不於佛廟有興衰補弊
者也而況三學其事非細朝廷視之尚為重矣凡取
經律論之師者差官考試本府泉五州義學各宗出題答義
中選者取三人授命為三宗法師下四方學者日興講
肆不惟圖增聖賢綱領豈無益乎中興不復
聖曆綿長抑亦使開真佛法傳遠而不見廢絕者其在茲乎
苟非設此縱有清涼宣律師慈恩之才孰將傳焉以至後來
之人雖有清涼宣律師慈恩之志孰將學焉吾不忍見隳
一日聽訟之餘出遊狼山其上有院曰祥巒廢為荆榛顧
其基址頗有制度又迺柳城形勝之地改修為三學寺信甚
便矣三師欣然相謂曰大大緣力遇之今日定見成就

大尹曰爾亦可矣曰然遂

施俸錢及已夫匠築土構木

弘揚經律論庶使人知三宗所垂之教言修行之正路耳三
師曰誠謂善哉經律論者如鼎有足不可闕一大方廣佛花
嚴經即無盡修多羅之摠名也世尊始成

正覺頓說是

經剖裂玄微昭廓心境窮理盡性徹果該因汪洋沖融廣大
悉備者其惟茲乎開真體於萬化之域顯德相於重玄之門
津流衆典此爲洪源星列餘經此爲杲日高不可仰深不可
窺雖積行菩薩上德聲聞莫能探頤索隱焉可謂常恒之妙
說通方之洪規稱性之極談一乘之要軌也四分律者所以
防邪檢失禁亂止魔取超世之道非戒不弘斯迺三乘之津
要萬善之窟宅者也慮群生愚惑安寢冥室遊遊長夜不能
自覺雖有出家庶幾玄微者徒懷遠趣迷於發足是以

如來開戒德之妙門指涅盤之坦路宜各勗勵明慎執持令
大法久住焉成唯識論者暢大乘之妙趣也遣疑破執修行
證果括衆經之秘包群聖之旨何滯不融無幽不燭仰之不
極俯之不測遠之無智近之有識其有隱括五期搜揚八藏
幽闊每擁玄路未通信巨夜之銀輝實昏旦之金鏡矣此經
律論者戒定慧之法耳戒以資定定以究慧相湏而成凡諸
衆生得證無上菩提皆不離戒定慧之漿者也是以大
尹銀青愈加修造之意遂感士庶竭力助緣滿寺殷舍不日
告成大尹曰成則成矣慮吾改任三師學人有闕日用
其將奈何當糾千人邑不問僧尼道流男女老幼每歲十月
一日人各納錢二百米一斗永給道糧不亦宜乎合郡官民
爭爲敬從延及鄰境之人願來預邑取父作子述之義盡天

長地久之期都無累月幾就千人其邑人姓名具書碑陰若
迺吐辭爲經立行爲法見之者瞻仰聞之者歸依苟非有出
世之道其孰能與於此以財好施於裏好興倡之則從順造
之則成就苟非有服人之德其孰能與於此釋迦如來
天竺人也去中國隔數萬程一日其教來傳不拘賢愚竟爲
奉行誠謂有出世之道也哉

宜大尹銀青遼陽人也去興

中不遠千里來尹斯府一日治政之餘修三學寺紀千人邑
不拘内外咸樂助辦信謂有服人之德也哉其爲銘曰

蘇公凡厥萬事有興有衰興諸衰者非賢其誰

蘇公府有三學自遼而置吉經律論宗唱灑之地

兵興已來殿宇無存三師仍設私院敷言

大尹銀青下車臨治三師過廳首問其寺

師將趨進 具告其再 位則設矣 寺廢久焉
大尹聞之 發歎者屢 京府巨鎮 設此有數
此幸得之 胡不復修 對曰大事 修之何由
必在所遇 大大緣力 縁若不遇 修之烏得
大尹出言 吾將揆之 師喜相謂 遇在此時
吾嘗佛廟 興襄補弊 況此三學 其事非細
朝廷尚重 考試無私 學優中選 授命為師
可增

聖脣 綿綿長久 又令佛法 燈燈傳後
後人受之 修行無疑 吾可惜此 不忍見隱
一日之間 聽訟之暇 號令從人 出遊於野
北登狼山 有院祥巒 没為荆榛 殿缺僧殘

彷徨弗去 載瞻載顧 壞址遺基 亦有制度
茲迺柳城 形勝之方 修爲三學 旣利且昌
爰施俸錢 及己匠梓 經營堂構 不日成矣
大尹復言 成則成於 吾將改任 定闕學儲
欲糾千人 道糧永給 僧俗老幼 同爲是邑
非此一郡 延及其鄰 歡欣而至 願預邑人
宜此勝事 常如今日 傳之子孫 善繼善述
維大定七年歲在丁亥夏六月建丁未丁卯朔十
有三日己卯良時建 天水趙栢成刻

都維那銀青榮祿大夫行興中尹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食實封貳伯戶高 思廉妻廣陵郡夫人
高 氏 二夫人高 氏 長男雲堂 次男